

文史

随笔

朱伟

维琳、毛滂、苏轼之谊

山以寺知名，寺以人传世。具体到铜官山，名山灵气，古刹禅意，主官仁爱，如此就匹配了。

铜官山海拔不过252米，但茂林修竹、万壑秋声，景色极佳。全山最负盛名者，首推古刹铜山寺与无畏庵，古往今来不少墨客骚人曾来铜山寺留下了诸多锦绣诗章。铜山寺，始建于后晋天福三年(938)，原名资福寺，宋治平二年(1065)改名隆教院，后更名为铜山寺。

维琳禅师，云门宗法嗣，本姓沈，号无畏，武康人，为一代辞宗沈约后裔，行峻而通，文丽而清。大文豪苏轼与维琳同庚且知交。宋初寺院分甲乙徒弟院与十方住持院等不同类型，甲乙徒弟院住持是采用世袭制，原住持死亡或退隐后，由其所度弟子按入门的先后次序继承职位。十方住持院则是聘请全国各地的高僧大德做住持。宋熙宁五年(1072)，苏轼通判杭州，以适事之宜，而废祖师之约，选用有德于山门，招维琳入住，是为径山寺第七代住持。苏轼著《东坡志林》：“径山长老维琳……众初有不悦其人，然终不能胜悦者之多且公也，今则大定矣。”维琳的品德和才干甚是服众，世称“琳径山”。从此以后，径山寺都推荐、选拔高僧大德来做主持，使寺院香火一直很旺。

待维琳卓锡铜山寺时，声名日隆，创有铜官八景，内有无畏庵、内院桥，外有清奏亭、古月泉、擎天松，后有牛头峰、缓步堤，东有毛公堂，即维琳为宋武康县令毛滂所建。无畏庵，是维琳在铜官山顶建起的一座石窟，相传是他静坐修行之所，同时是武康县境一处人文高地。毛滂有《访无畏庵维琳和尚》云：“踏遍武康境，铜山分外幽。师今提奥旨，谁不仰风流。松老巢玄鹤，车闲卧白牛。一时冠盖拥，欲去更迟留。”既有毛公堂，毛滂来寺也就客随主便，“欲去更迟留”。毛滂在武康“山水窟里为俗吏”，时有人生不遇之感，维琳就成了毛滂内心倾诉的对象。禅师在铜山寺之日常，日食唯饭一盂，冬一裘，夏一葛，渴则饮水而已，令人动容。闻毛滂在病中，维琳特前往探望，虽然没有什么东西馈赠，只带来了一些麦麸，但毛滂还是非常感激，“谁见东堂病居士，山僧乞食亦分余”。维琳得到苏轼的两幅墨宝，



铜山寺

也拿来和毛滂一起欣赏，引得毛滂连连赞叹：“舜月光风开玉轴，千年仿佛见斯人。”后来毛滂调离武康，在一个中秋节想念苏轼以及两人共同的好友维琳，撰文道：“铜山古寺，林麓苍秀。且暮之态，风月借助；阴晴之容，云烟润色；不接人境，自立标胜”，称赞“禅师喜作诗，甚自力，日夜哦其间，痛自雕琢肝脾，欲以气盖古作者”。

坊间故事，铜山寺中昔有一棵合抱松，被武康县尉看上，欲伐去修建县衙。维琳得知后，让小沙弥削去松树上的一段树皮，在上面题了一首诗：“大夫去作栋梁材，无复清阴护绿苔。只恐夜深明月下，误他千里鹤飞来。”话外音，此树与其作栋梁材，不如作待鹤松。县尉至，读诗乃止。维琳的这首《题松》诗流传甚广。考维琳有《无畏大士集》，按毛滂之语，在宋代文坛应有一席之地，惜集子已佚，后之览者无从领略其整体风貌。

距铜山寺不远，还有一座白云庵，维琳建，请苏轼题额。维琳有诗：“堂与碧山对，白云长作邻。日暮白云合，谁见白云心。”维琳一生追慕苏轼，尺素频寄，不负相知。苏轼晚年遇赦北返，途经常州，命不久矣，维琳不远千里赶来问疾，苏轼作诗以答：“与君皆丙子，各已三万日。一日一千偈，电往那容话。大患缘有身，无

身则无疾。平生笑罗什，神咒真浪出。”这是苏轼的绝笔。结句似难理解，含典故，昔鸠摩罗什病亟，出两域神咒，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，不及事而终。古高僧鸠摩罗什想用神咒来延续生命，没有成功。苏轼坚信用不自然的方法勉强延续生命是无益的。苏轼在弥留之际，维琳俯在苏轼耳边高喊，现在要想来生。苏轼喃喃自语，西天极乐也许有，空想前往，又有何用呢？勉强想就错了。一个人能否渡过难关，主要看他人的人生观。维琳从与苏轼的临终对话中顿悟，解脱之道在不知善而善。就像苏轼的文章，随物赋形，行于所可行时，止于所可止处。

宋徽宗崇尚道教，诏僧尼模仿道士戴冠，维琳不忘苏轼“为佛为法为众生自重”嘱托，独不受命，始终保持衲子本色。宋政和九年(1117)四月初三日，维琳集徒说偈，跌从而逝，遗言以二缶覆其躯壅山。后其徒谋改葬，后视，独瓶锡在焉。

宋元换代之时，铜山寺毁于战乱，明洪武六年(1373)募构，不久却被分出的下院取而代之。此后百余年来，铜山寺故刹日益荒废，为荆棘所侵，而当地一个叫房以高的豪强，则恃主人房辅为故侍，御史房公襄之后，乘机抢夺寺基地，把山园竹木占为己有，弄得规模宏大的铜山寺，只剩下“山巅无

畏庵一片石”。就是这无畏庵，可谓铜山寺复兴的发祥地，明武康知县周宗建曾题额，庵新建募疏亦周公椽笔。武康建县以来，曾任知县者数不胜数，但明代仅文襄侯桂萼、忠毅公周宗建、兵部郎中贺鼎三人有专祠。

铜山寺复兴，某种程度上正是当时宰官、后升御史首疏弹劾魏忠贤的周宗建之功德。万历年间，僧通译、寂闻与同道海义矢志复兴铜山寺故刹，要求归还寺基。但房氏横行霸道，气焰嚣张，不予归还，事情闹到县衙，前知县惧怕房家势力，不敢判决。周宗建赴任知县受理通译三人投牒，调查后秉公断归，寺旁山二十亩，庵居四旁，各依旧址，并用朱砂书判词五百九十字，令寺僧藏之，作为铁证。时为万历四十三年(1615)春，铜山寺于本年十月初六日重建。清康熙初年，武康知县吴康侯游铜山寺，或恐代异时移，后人渐忘其所自，特撰《铜山寺复兴始末记》倍加称颂前知县周宗建之廉明，通译、寂闻、海义三僧“守无畏一寸土，以捍强御，以复铜山”的精神。

想起周梦坡纂《莫干山志》里的一个句子：“铜山之为灵胜，寓善知识也久矣。”认识一个地方，我们需要置之于历史文化中，找到坐标，绘出轮廓。这恐怕是一个规律。

青春

纪事

陈曦

前程似锦

以前有人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：“你有没有在一刹那，觉得一个地方的风景那么美好，就像此生再也无法遗忘那样？”

鬼使神差，我回答她：“好像，我只有不得不从一个地方离开的时候，才会产生类似的感觉。”

可是，难道真的只有无法复刻的，记忆中的风景，才能在心里停留的最灿烂，最漫长吗？真的只有转瞬即逝的极光，才是值得旅人选择追逐的永恒吗？

后来我就去了内蒙，崇山峻岭间，自峰顶延伸下来的经旗，在风里簌簌鼓动。风霜褪尽了它的颜色，却带不走它神圣的寂穆。我看到长绳系着漫山遍野的虔诚，像重复着一场百年未止的步步叩首。信仰和图腾铸造的风景那么沉重，我相信若是天神真的存在，也一定会成全不远万里进入这片风景中的人们。

沿途风景模糊，有人选择驻足，我看到那些曲折向上的陡峭石阶，我明白我也可以选择赶路。山峰上有终年不散的雾，云层上有丝丝缕缕的光。时光柔软平和，前行之路上，我看到自由无羁的烂漫山花，它们沿着山峦一路漫长无尽地开上无云天，如同带来了神的指引。它们说，其实没有到达不了的雪山之巅，我永远可以向前。

于是在寒冷中跋涉，尝试着寻找那片离人间最遥远的风景。是不是当云层与积雪堆叠，世界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，我才终于能与看到的所有风景，赤诚相拥。是不是当湖泊与天色相

融，世界温柔的能允许只有寂寞伴随左右，我才终于能忘记世俗耳语，以这诚恳灵魂，走更远的路，见我所爱之景。

我不要这喧嚣嘈杂的夜，我要山要海要自由。

回来的火车上我看了一本书，是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·佩索阿写的《不安之书》，书里有一段话对我而言意义重大。

他说：“旅行？活着就是旅行。我从一天去到另一天，一如从一个车站去到另一个车站，乘坐我身体或命运的火车，将头探出窗户，看街道，看广场，看人们的脸和姿态，这些总是相同，又总是不同，如同风景。”

窗外的高山，草原，飞驰而过。我知道原来其实我的心就是一辆不需要轨道的火车，所以它从来不会出轨，也不会畏惧奔波，疲倦。我的终点站，不会出现在既定的某一片风景中。

我愿意做那个执迷不悟的朝圣者，在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漫漫长路中，终生追随充满曙光的风光。

再富丽堂皇的风景都无法抵抗岁月洪流，但行驶在未知的土地上，即使贫瘠，也终会迎来属于它的崭新风景。风景终会衰败，而人心永远不会老去。假若只是驻守在亘古不变的风景区，何尝不是辜负了前进的初心。我的人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风景，我不知道哪里会是鲜花盛开，也不知道哪里会暴雨倾盆。我只知道，往前走，不回头，是我的宿命。

最好的风景，永远在路上，没有一片风景，愿意被过路人囚禁在心里。

童真

时代

钟正和

西瓜往事

旧时的村里，种西瓜的人家不多。村民不愿种的原因很简单，一则种了瓜就得少种一轮麦子，影响收入；二来西瓜不好侍弄，风险大缺乏保障。我对西瓜的最初概念，源于村上一位姓股的大伯。

对农耕文明的礼赞，其实可算是隔着岁月薄纱的一种美化。真正身临其境之人，感受更多的，还是劳动的艰辛。

譬如种西瓜，从一株小苗培育到叶子蓊郁，结满西瓜的成株，此间的过程，凝结了无数的心血和看护。记得当年股伯一家，经济来源主要指望稻子和西瓜。一季瓜的收成几乎就是一家命根子，不敢有丝毫懈怠！因此，往往就在掰着手指数，估摸第一批瓜的成熟时间之前，股伯已早早搭好瓜棚，安排人手到瓜地轮流看护了。

现在的孩子，兴许无法体会当时我们这些腹中空空，嘴馋得要命的半大小子，眼睁睁望着碧绿瓜地的那种感受——太过诱人啦！每每路过，都不免多看两眼，使劲咽下几口水。其中有几个眼红得不行的顽劣之徒，已躲在那片离瓜地不远的竹林里，密谋好了偷瓜计划。借着夜色的掩护，蹑手蹑脚沿着田埂小道往目标地行进，打算瞅准机会，偷偷溜进去。其结果，不是被负责看瓜的股伯家大儿子追着跑，就是遭到他侄子的厉声呵斥：“要是再敢偷跑过来，一定打断你们的腿！”

不仅男孩猴急如此，女娃娃们也半斤八两。记得当时斜对门姓唐的那位姑娘，就曾借着股伯家出门办事，瓜田无人照看的半天工夫，跑去地里，用雨伞将近半亩地的西瓜，挨个扎上窟窿眼。尽管最后，家里赔钱了事。但之后的股伯，只要提起唐姑娘，便会愤愤然脱口而出：“世间怎会

有如此遭人厌的女孩！”

而对于像我这等，与股伯家较熟且风评良好的小孩，偶尔就会被他侄子临时征用去瓜棚值守瓜地。每每遇上这等美差，真能兴奋上好几天。

终于盼来了看瓜的当晚，草草吃过晚饭的我，在村口比我稍大的伙伴“三毛”的呼唤下，点上煤油灯，兴高采烈地结伴来到瓜地。那四处透风的瓜棚，里面只有一张吱嘎作响的竹榻。我俩坐在上面，一边摇着蒲扇，天南海北地闲聊，一边竖起耳朵，不时听听动静。

说是看瓜，实则那会的我们，有机会是不会少吃的。虽说事后想想，在地头吃瓜，怎么说都觉不妥。然苦于机会难得！遂借着月光，两人一起蹲在地里，借着微弱的灯光，对着脚边的西瓜，一个一个地挑过去。最后由“三毛”选出一个枕头般大的，洗都不洗，也不用刀子，只以拳头哐当一击，再用手一掰，伴着溅了一脸的瓜汁，掏出瓜瓤便迫不及待地往嘴里送。

那个年代的西瓜，没有甜蜜素，没有催熟剂，更没有增大剂，属于真正的绿色产品。加之，西瓜们善解人意，懂得天道酬勤，别有一种不施粉黛，清水出芙蓉的甜美。该份能直直润到心里，连嘴角残存汁液也要用舌尖舔几下的甜，我至今记得。

呼哧呼哧地酣畅朵颐间，吃完一个又劈一个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直将肚子撑成了一个活脱脱的西瓜模样时，方才长舒一口气，异常满足地罢了手、停了嘴。

此时的瓜田，广寒宫的月光，倒映在一旁的河面上，宛如条条银蛇在游动。暮色深处，一田的西瓜，在虫声、蛙声演绎的催眠曲与我们渐起的鼾声中，一同沉沉睡去。

味蕾

记忆

赵佳安

再续一碗清凉汤

“青石皂瓦，流水潺潺”，但这里不是南浔；“一半诗意，一半烟火”，这里也不是西塘。这里是夜晚七点钟的新市西河口，是游客聚集的打卡点，也是远离尘嚣的宝藏地。西河口虽小，却满足了你对江南古镇的一切想象。

夜幕刚降临，朦胧的月光为西河口的景致笼罩了一层薄纱，静谧又撩人。今年的夏天格外燥热，夜晚临河而坐，轻拂微风，顺便喝杯清凉的饮品自然成了多数人的不二之选。提到浙江的消暑美食，清凉效果甚是一绝：宁波有百果糕，温州有杏仁腐，舟山有海石花冻……到了湖州则是各种汤汤水水，新市人把夏天喝各种解暑汤水称之为“吃冷饮”。虽然现在的网红奶茶大行其道，类似水果捞、冰粉等新式冷饮也横空出世，但从西河口

顾客买单的冷饮种类来看，一碗老底子的清凉汤才是大家的最爱。对于新市人来说，喝过一碗清凉汤，暑意全消，夏天才算完整。

清凉汤，又被叫做八宝汤，顾名思义，里面自然是放了各种“宝贝”。绿豆、糯米饭、蜜枣、冬瓜糖、红丝、绿丝、葡萄干、冰糖水八样宝贝整整齐齐，一样不少。其余的食材可以买些现成品，但正宗老底子清凉汤的灵魂一定是绿豆、糯米和冰糖水。绿豆切不能和煮绿豆汤时一样煮得软烂脱壳，这样会影响汤的清爽口感和清透底色。因此就改良做法，用放层纱布在蒸笼上隔水蒸煮的方式来保留绿豆的成色和硬度。而糯米饭的蒸煮也很考究，时间和火候都得刚刚好。煮煮得好的糯米饭，没有结块，放在手中轻轻一捏就散；放

在汤里，则晶莹剔透、颗颗分明。绿豆和糯米饭蒸熟后取出晾凉备用。冰糖水制作看似最简单，却也最考验制作者的手艺，糖和水的比例格外讲究。如果糖放得少，那这清凉汤就显得寡淡；如果糖放得多，清凉汤又会显得齁甜。当冰镇的糖水冲入这些食材，舌尖碰触清凉汤的一瞬间，你才会明白什么叫做“莫愁千里路，自有到来风”，人没有了夏日的疲惫，自然也充满了对未来的斗志。前不久我去了苏州，特意品尝了当地的苏式清凉汤。苏式清凉汤里加入了乌米，冰糖水里则加入了薄荷，虽说只是这两味食材的不同，却让我这个新市人很是吃不惯。食物嘛，刻在味蕾中的记忆，总是家乡的美食更合我意。

犹记得二十多年前，在距离西河口百米左右的地方，有家冷

饮店曾风靡一时，其火爆程度丝毫不亚于现在的古茗、一点点奶茶店。那时候夏天吃冷饮还是一件挺洋气的事，暑假里因为考试好，我才有机会去冷饮店奢侈消费一番。少不更事的我特别钟情于当时用香精和色素粉冲泡的草莓奶昔、哈密瓜汁等饮品，而对清凉汤甚至有些“不屑一顾”。但时间会筛选最值得的东西，现在的我吃冷饮却只喝清凉汤，这是蕴藏在时光里的老手艺，也是沉淀在生活里的大哲学。

“南风知我意，吹风到新市”。朋友，如果你到新市西河口，请一定要尝一碗正宗的老底子清凉汤，生如夏花，这碗汤喝的是夏意；如果你近期有愁事挂心头，那你一定要再续一碗清凉汤，得失随意，这碗汤喝的则是生活。